

千古第一相

中国的圣人是孔子，孔圣人心目中有两个圣人：一个是周公，一个是管仲。孔圣人说：没有管仲，我们就该披散头发，裸露膀子，做野蛮人的奴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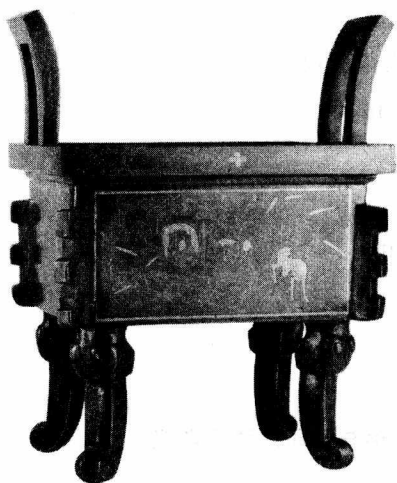
余耀华◎著

千古第一相

余耀华◎著

管仲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第一相——管仲/余耀华著. —武汉:崇文书局,
2009.5

ISBN 978-7-5403-1483-5

I. 千… II. 余… III. 管仲(? ~ 前 645) — 生平事迹
IV. B2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152 号

千古第一相——管仲

余耀华 著

责任编辑:胡 英

编辑邮箱:huying0216@tom.com(欢迎赐稿)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20 层

邮政编码:430070

电 话:027-87679710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27.5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卷一 夺宫

第 一 章	图谋发展	三俊杰投奔临淄	2
第 二 章	襄公乱伦	两公子避祸他乡	10
第 三 章	君王失信	惹来了杀身之祸	18
第 四 章	铲除乱贼	临淄城静候新君	24
第 五 章	觊觎君位	三兄弟各为其主	29
第 六 章	兄弟反目	管夷吾暗箭伤人	36
第 七 章	小白诈死	先回临淄为君王	43
第 八 章	桓公点兵	干时大战败鲁军	49
第 九 章	叔牙让相	桓公遣使曲阜城	60
第 十 章	不甘俯首	施伯恶语死召忽	65
第 十 一 章	侥幸归齐	管夷吾路在何方	72

卷二 拜相

第 十 二 章	心忧挚友	叔牙无奈愁白头	84
第 十 三 章	竖刁使蔡	齐桓公喜得佳人	90
第 十 四 章	蔡姬听曲	鲍叔牙再荐管仲	97
第 十 五 章	桓公读简	竖刁献媚南山猎	103
第 十 六 章	细说旧事	鲍叔牙三荐管仲	109
第 十 七 章	刑场问斩	桓公知耻一箭仇	115

目

录



第十八章	祭拜祖庙	管夷吾展露襟怀	120
第十九章	急功近利	齐桓公擅自兴兵	126
第二十章	草民闯殿	肉食者乱了方寸	132
第二十一章	曹刿点将	长勺之战败齐军	138
第二十二章	齐师败北	管夷吾大祸临头	145
第二十三章	庙堂祭祖	齐桓公筑坛拜相	151

卷三 治国

第二十四章	管仲理政	齐桓公快乐逍遥	160
第二十五章	管仲图霸	奸佞酒馆歃血盟	166
第二十六章	相地衰征	求变革首选农业	174
第二十七章	微服私访	淄河邂逅美娇姝	180
第二十八章	管仲理财	齐桓公叹为天人	187
第二十九章	盐铁专卖	宁大夫大唱反调	195
第三十章	叔牙失踪	管夷吾盐场寻迹	201
第三十一章	身陷贼窝	相国海边救亚相	208
第三十二章	管仲擒霸	易牙烹子邀君宠	214
第三十三章	卫姬入宫	管仲纳美诛易武	221
第三十四章	谏君戒奢	管相国整肃吏治	230
第三十五章	阴差阳错	管夷吾错结孽缘	236
第三十六章	奇人奇谋	助天子又助百姓	242
第三十七章	招徕外商	管相国再出奇招	248

卷四 称霸

第三十八章	借平宋乱	聚北杏首合诸侯	254
第三十九章	曹刿劫盟	管相国高瞻远瞩	262
第四十章	归还汶阳	诚信引得诸侯来	271
第四十一章	市场开放	存野心竖刁自宫	277
第四十二章	联军伐宋	□山脚管仲纳贤	284
第四十三章	饭牛而歌	齐桓公举火授爵	291
第四十四章	宁戚使宋	聚鄆地二合诸侯	296

第四十五章	开拓市场	合诸侯关贸签约	302
第四十六章	勘察国土	铁犁牛力助农耕	306
第四十七章	撤换宁越	伯氏抗税遭惩罚	313
第四十八章	蔡姬戏水	竖刁使奸陷国母	318
第四十九章	叔牙归来	酒宴举爵诫君臣	324
第五十章	四合诸侯	鲁侯失礼桓公怒	331
第五十一章	商战倾国	莱莒鲁梁齐遭殃	336
第五十二章	天子赐封	齐桓公调整战略	342
第五十三章	北上救燕	管仲妙计灭令支	347
第五十四章	智解神灵	齐军偷渡卑耳河	356
第五十五章	黄花诈降	陷旱海老马识途	361
第五十六章	踏平孤竹	显国威震慑诸侯	367
第五十七章	庆父作乱	管相国妙策定鲁	373
第五十八章	北狄南侵	齐桓公城邢封卫	381
第五十九章	声东击西	竖刁贪贿泄军机	388
第六十章	舌战屈完	聚召陵五合诸侯	393
第六十一章	稳定周室	聚首止六合诸侯	399
第六十二章	七合诸侯	齐桓公德服郑侯	407
第六十三章	惠王驾崩	八合诸侯定周室	413
第六十四章	葵丘会盟	九合诸侯匡天下	417
第六十五章	平戎于周	夜观天象悟玄机	422
第六十六章	病榻论相	天地同悲哭仲父	428

卷

一

夺
宫



第一章

图谋发展 三俊杰投奔临淄

QIANGUDIYIXIANGGUANZHONG

2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平王东迁”。历史上将东迁后的周王朝称为东周。从这时起，一直到公元前 476 年这段历史，大体上与孔丘所修《春秋》一书的年代相当，所以，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期。

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周室王权逐渐衰落，诸侯的违礼僭越逐渐公开化，各自为大，基本不再定期朝拜周天子了。孔丘把这一时期看成是“礼崩乐坏”时期。

王权衰落，使春秋时期出现权力真空，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天下乱成一锅粥；礼崩乐坏，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混乱，引发了旧有秩序的解体。群雄纷争，实为乱世。

乱世出英雄。春秋前期的齐国，就出了这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扭转乾坤、改变中国历史的英雄。直至今日，华夏之生灵，仍然在沐浴着这位伟大人物的恩泽。诸多国策如关税协定、招商引资、盐铁专卖，物价政策，以及商战等等，很多都出自他的首创。假若没有这位伟人的诞生，没有这位伟人的变革，中国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闲话少讲，书归正传。且先将这位伟大的风云人物请出场，以饷诸公。正是：

莫把酒爵浇愁肠，且看小子话天下。

开卷即能觅古踪，胜似逍遥走天涯。

齐国临淄城郊的大道上，三条汉子在风尘仆仆地赶路，走在前边的那位，三十

左右的年纪，此人姓管，名仲，字夷吾；中间那位，名叫鲍叔牙，年长管仲五六岁，是管仲的结义大哥；最后那位是管、鲍二人结识不久的朋友召忽。

管仲是颍上人，家居管家堡，祖先乃名门望族，其父管庄曾做过齐国的高官，后来家道中落，到管仲这一代，已是穷困潦倒了。管仲有个叔父叫管至父，仍在齐国为官，因管仲家贫，管至父从来不曾想到有这位老嫂子和侄子的存在。管仲人虽穷，可志却不短，故也不欲高攀，两家虽为至亲，却素未往来，彼此形同陌路。

管仲虽沦为庶人，但仍不失其祖上遗风，其父健在之时，抱着重振家门的希望，倾其所有，供管仲读书。管仲自幼聪颖绝伦，过目不忘，加之又勤奋好学，到十五岁左右，已是满腹经纶，琴、棋、书、画，亦样样精通。方圆几十里之地，文人学子，都知道管家堡有个管夷吾。

管家堡背靠凤凰山，凤凰山幽谷中有一隐者，于山中筑庐而居，从不以真面目示人，甚少与世人来往，只是隔段时间下山购置生活用品，人们才得偶窥其容。人们只知道凤凰山中有一隐者筑庐而居，却不知其来历。

一个偶然的机，管仲上山打柴，恰逢大雨，避雨于茅庐，与隐者相见。交谈之中，隐者察觉到这位少年人谈吐不凡，是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主动向管仲提出，愿以胸中所学倾囊相授。管仲喜不自胜，回家禀报于父母，然后定期入凤凰山幽谷，于隐者茅庐内，求教于隐者。三年之后，尽得隐者真传。熟谙兵法，武艺超群，尤其是箭法，更是神出鬼没，出神入化，有百步穿杨之能。

忽然有一天，管仲又至隐者幽居之茅庐，却是人去庐空，不见隐者踪迹。就像天上一片浮云，飘然而来，飘然而去，不知其踪。三年中，隐者从不道姓名，也不许管仲询问，师徒一场，管仲尚不知隐者何许人也。管仲一连几天上山等候，终不见隐者归来，知其再也不会回来，怀着无比眷恋的心情，下了山。

三年时间，隐者已将管仲造就成为一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经邦济世之才。

鲍叔牙是个商人，家资颇丰。管、鲍二人合伙在南阳做生意，分红时，管仲总要占些便宜，鲍叔牙却视而不见。在一块儿做买卖的人看不过眼，常在鲍叔牙面前嘀咕，鲍叔牙解释说，管仲胸怀经邦济世之才，只是未逢其时，他多得的红利，是为了赡养老母，算不了什么。管仲知道这件事后，从内心里感激鲍叔牙，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召忽生得人高马大，乃一起武夫，在南阳颇有名气。

管、鲍二人合伙在南阳做生意，虽然知道召忽这个人，但从未打过交道。一次，

南阳城几个地痞流氓，欺负管仲是外地人，故意找茬敲诈管仲，这样的事情已经有好几次了。若论管仲的身手，对付这几个小流氓那是绰绰有余，只是长年要在南阳做生意，犯不着与这些小人为敌，所以总是一忍再忍。但这一次几个小流氓却是太出格了，不但把管仲的生意摊子砸了，还把管仲痛打一顿，鲍叔牙从中劝阻，也一同挨了打。

召忽恰好从此地路过，碰上了这档子事，他本是个侠义之士，见几个地痞流氓当街行凶，怒不可遏，出手把几个地痞流氓痛打了一顿。

事后，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起各人的志向，竟有相见恨晚之感。管仲觉得南阳不是久留之地，决定到临淄去，那里是齐国的都城，是齐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凭自己的能耐，说不定能讨个出身。鲍叔牙、召忽二人竟然同声附和，愿一同前往。于是，三人结伴，直奔齐国的都城临淄。

管仲、鲍叔牙、召忽三人进入临淄城，见都城的气势果然与他处不同：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车连车，人挤人，道路常因之而堵塞，处处呈现一派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景象。路口上，街角处，随处可见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的艺人，吹、击、弹、唱，悠扬的乐声回荡在空中，听来使人心旷神怡，吸引了不少的围观者；斗鸡、杂耍、踢毽子、下棋，围观者一堆又一堆，时不时传出叫好声、吆喝声，好不热闹。

三人一路劳顿，已是十分疲惫，顾不得欣赏这热闹场景，先到东昊客栈号了个房间住下来，然后洗个热水澡，胡乱地吃点东西，回到客房，倒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以消除旅途的疲劳。

第二天，三人又睡了个懒觉，日上三竿之后才起床，梳洗完毕，不在客栈用餐，结伴出门，在大街上寻个小摊点坐下。鲍叔牙对摊主道：“来三份临淄菜煎饼，让我的朋友尝尝临淄的小吃。”

不一会儿，摊主将三份热气腾腾的临淄菜煎饼端上来，鲍叔牙取过筷子，分给每人一双，口中边说道：“临淄菜煎饼的制作很简单，就是馅加烧烙，将豆腐、粉条、韭菜或葱，加油炒熟，然后把煎饼揭开，均匀摊馅并折成长方形，再在锅内加油将两面烙成金黄色。”说着夹了一块煎饼放进嘴里，品尝一下道：“内软外脆、菜香扑鼻。”

管仲、召忽也夹了一块吃起来，交口赞道：“嗯！果然是好吃。”

“老板，临淄近来可有什么趣闻轶事吗？”鲍叔牙边吃边问道。

“听口音你也是本地人吧？”摊主问道。

鲍叔牙道：“不错，我也是齐国人，只是长年在外，走南闯北，对家乡倒有了一些



陌生之感。”

“想回家乡发展呀？”摊主问。

“嗯！还带来两个朋友，想博个出身。”鲍叔牙指指管仲、召忽说。

“想博个出身？”摊主道：“有本事，就到招贤馆去。”

“招贤馆？”管仲反问道：“什么招贤馆？”

摊主手指前方道：“前面拐角处右转，不足百步就是招贤馆，是朝廷招贤纳士的地方，三位若有真才实学，不妨前去试试，否则，还是去做你们的老本行吧！”

三个人对视一眼，笑了笑，没有回答摊主的话。吃罢早饭，鲍叔牙会了账，召忽起身道：“是不是去招贤馆看看？”

鲍叔牙却对管仲说：“你叔叔不是在齐国做官吗？可不可以去找找他？”

“算了吧，这么多年，他从未看过我们母子一眼，甚至连个信也不愿意给，何必去讨贱。还不如到招贤馆去碰碰运气。”管仲恐找叔父会自讨没趣。

召忽道：“也不忙在一时，先在临淄城转转再说。”

管仲、鲍叔牙同意召忽的建议，在临淄城转悠了半天，饱览都城的风土人情，直至下午，才向招贤馆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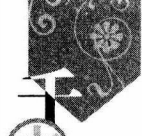
齐国本是东方大国，历经数十年动乱，使齐国的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到春秋初年，国力并不是很强。齐僖公对齐国衰落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地研究，认为除内乱之外，无良才辅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将临淄城一处公堂，辟为对外招贤纳士的场所，取名为“招贤馆”。派专人在招贤馆当值，专门招纳愿意为朝廷效力的贤良之士。然而，招贤馆开设了好长一段时间，应招者却是寥寥无几，更无贤者至。齐僖公知道此事急不得，仍派人常驻招贤馆，以待贤者来投。正是：

僖公设置招贤馆，静候天下俊杰来。

果然天运降大齐，招贤引来济世才。

管仲、鲍叔牙、召忽三人来到此馆，正是招贤馆开设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少有人问津的时候。

所谓招贤馆，实际上就是几间平房改造而成，门口挂上个“招贤馆”的牌子，里面摆上几张桌子，安排几个人在里面当值。管仲、鲍叔牙、召忽三人走进招贤馆的时候，馆内两名书办正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见三个人走进来，站起身来



礼貌地说：“各位请坐，这里是招贤馆。”

管仲道：“知道是招贤馆，换个地方，我们还不来呢！”

两名书办见管仲出言不凡，忙堆着笑脸道：“客官请坐，三位来招贤馆，是自荐呢？还是为他人荐？”

另一位书办赶忙替三人各沏了一爵茶。

管仲接过茶，微笑着点头表示谢意，然后不卑不亢地说：“当然是自荐。闻招贤馆招贤纳士，不知是否属实？”

一名书办回答：“当然属实，主上欲图国富民强，招贤良之士以为国用，只要是贤能者，定当受到重用。”

“何为贤，何为不贤，有何标准可言？”管仲继续问道。

一名书办道：“文人以文章论优劣，武将以功夫定高下。主上对招纳之人将量才取用。”

管仲道：“我等乃文士，欲在朝中谋个差事，如何应试，请先生安排。”

“啊！既然如此，这里有试题一道，题目是‘治国之道’，请三位各作策论一篇，小的可直呈主上，以定优劣，择优选用。”书办客气地说。

“行，那就开始吧！”管仲道。

鲍叔牙、管仲、召忽三人分别找张桌子坐定，书办分别给三人送上文房四宝。

一个时辰之后，管仲率先交卷，鲍叔牙、召忽也随之先后交卷。一名书办收好三人的策论文章，另一名书办则说：“三位是否有了住处，是否要在下效劳？”

鲍叔牙道：“不必了，我们已在东昊客栈住下了。”

“既然如此，三天之后给你们答复，行吗？”另一名书办和颜悦色地说。

“好的，三天之后我们来讨信。”管仲回答。

书办道：“若有回音，我们会到东昊客栈去找你们。”

三人遂辞别书办，离开了招贤馆。

且说齐僖公得知招贤馆有三人前来应聘，起先并不在意，待看过应聘之人所作之策论后，不由暗自一惊：三篇策论，不但书法好，文章则更妙，特别是管仲所作之策论，乃平身仅见之好文章。他正愁两位公子找不到好老师，看来此三人却是上佳人选。

原来，齐僖公有三位公子，长子诸儿，已立为太子，即后来的齐襄公。次子公子



纠，三子小白，皆无良师辅佐。僖公想为公子纠、公子小白选择良师，一直没有合适人选，看到管仲、鲍叔牙、召忽三人的文章，遂动了择师之念。

第二天，齐僖公派人到东昊客栈对鲍叔牙、管仲、召忽三人进行面试，面试之人回来介绍了面试情况，特别对管仲赞不绝口，说管仲言谈举止间，无不显出大家风范，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听完汇报，齐僖公当即决定，聘管仲、召忽为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为公子小白的师傅，择吉日拜师！

拜师这天，两辆车停在东昊客栈门口，一辆车接走了管仲与召忽，一辆车等候着鲍叔牙上车。

先说管仲和召忽，乘车来到公子纠府第，老态龙钟的齐僖公已等候在那里，管仲、召忽得知眼前的老人就是齐侯，慌忙俯伏于地叩拜道：“草民拜见君上！”

“二位贤士平身！”齐僖公微笑着说：“寡人知二位乃时之俊杰，有意聘二位为二公子纠的师傅，你们可愿意？”

管仲、召忽听说要他们做公子傅，心中暗暗吃惊，但也惊喜非常，连连磕头道：“草民才疏学浅，恐有辱君命。”

“寡人看过二位的策论，字字皆珠玉，甚是满意。”齐僖公哈哈大笑，顺手牵过一个小男孩，对二人说道：“寡人将公子纠托付给你们，望二位尽心教导于他，莫负寡人之托。”

管仲、召忽叩首道：“我等当竭尽全力辅佐公子纠，不负君上所托。”

齐僖公请管仲、召忽二人上座，命公子纠向二人行拜师之礼。

拜师礼刚毕，忽有人来报，说鲍先生有病，没有接目前来报到。齐僖公问管仲道：“怎么？鲍先生有病？”

“啊！”管仲听说鲍叔牙有病，有些不相信，因为他们刚从东昊客栈出来，临出门时，鲍叔牙还是好好的，为何突然说有病呢？心知必有原因，于是含糊地说：“待我等回客栈看看。”

管仲、召忽闻鲍叔牙身体不舒服，连忙赶回客栈，见鲍叔牙好好的，并无病，管仲奇怪地问：“鲍兄身体并无恙，为何如此？”

鲍叔牙道：“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所以委派我辅佐他最小的儿子小白，我不想干。”

召忽同情地说：“你若坚决不干，就继续装病，不要出来，我去向国君禀报，说你病得不轻，快要死了，就一定能把您为公子小白的师傅的职务免掉。”

管仲道：“不行，欲图大事者，不能推辞工作，更不能贪图安逸，将来真正掌握齐国政权的，还不知道是谁呢！鲍兄还是要出来干。你忘了我们的志向了吗？”

召忽对小白也缺乏信心，并不同意管仲的看法，他说：“不行，我们三个人就好比鼎之三足，若去其一，就立不起来。依我看，小白一定不是继承君位之人。”

管仲见鲍叔牙、召忽两人对小白都没有信心，颇不以为然，他分析道：“我认为你们的看法不对，人们因为憎恶公子纠的母亲，就看不起公子纠本人，但却同情公子小白没有母亲。据我所知，诸儿虽然是长子，但其人品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依我看来，今后举齐国之政者，非公子纠或公子小白不可。公子小白之为人，虽然不会耍小聪明，而且性格暴躁，但是能把握大方向。这不正是一个国君所应具备的吗？如果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公子纠得以立为君，也难以成其大事，那时候，就要靠鲍兄你了！”

召忽是个耿直的人，他对于齐僖公之后的齐国政局非常担心，忧心忡忡地说：“国君百年之后，如果有违君命而废掉我所拥立的公子纠，夺去公子纠的君位，就算他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辅佐他。”

管仲是个注重大局而不拘小节的大智大慧者，他并不赞同召忽的观点，认为此乃愚忠。他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奉君命而为国家主持宗庙，岂能为公子纠个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只有当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的情况下，我才会去死。除此三种情况，我都要活下来。我活着才对齐国有益，死了又有何利？”

鲍叔牙见二人将话越扯越远，忙插嘴问道：“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管仲答道：“你接受命令就是了。”

鲍叔牙采纳管仲的意见，接受了齐僖公的命令，出任公子小白的师傅，辅佐小白。

管仲对鲍叔牙和召忽说：“我们三个辅佐齐国两位公子，若诸儿不济，继任齐国之君位者，非公子纠，即公子小白。我们三个人约定，将来无论是公子纠做了齐国国君，还是公子小白做了齐国国君，我们都要相互引荐，辅佐新君，共图大业，使齐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

鲍叔牙赞同道：“我也有此想法，今后我们三人，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都要同舟共济，相互提携，这才不枉我们兄弟一场。”

管仲高兴地伸出双掌，鲍叔牙同样伸出双掌，召忽亦之，三人击掌盟誓，齐声道：“同舟共济，相互提携。”

鲍叔牙担任公子小白的师傅后，有一段时间心里似乎老没底，就找到管仲问



道：“我该如何工作呀？”

管仲回答说：“为人臣者，若不能为君主尽力，则不能成为君主的亲信。若不能成为君主的亲信，在君主面前说话就没有分量。说话没有分量，国家就不能得到安宁。总之，侍奉君主，不可有二心，这是最主要的。”

鲍叔牙赞成管仲的观点，于是尽心辅佐公子小白。有词为证：

胸怀经天纬地才，投奔临淄谋出身。

本是三个好兄弟，分成两拨事二人。

公元前 698 年底，齐僖公病逝，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

齐僖公临终之前，对世子诸儿交了两件事：一是齐国与纪国乃世仇，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灭掉纪国，若不能报此仇，死后不得入祖庙；二是公子无知，乃僖公同母之弟的儿子，嘱诸儿要善待之，衣物礼秩，一如生前之数，不得有所减少。

第二章

襄公乱伦 两公子避祸他乡

QIANGUDIYIXIANGGUANZHONG

10

齐襄公即位后，齐国面临的形势是：南边的鲁国和西边的宋国，都是实力较强的国家，较难对付；北边的燕国，国力虽较弱，但却不是争雄之地；东边的纪国，国力弱小，且与齐国有世仇，是齐国要消灭的对象。齐僖公在世之时，曾欲以朝纪为名，乘机灭掉纪国，由于计谋外泄，为纪国所察而未能得逞。若能灭掉纪国，齐国的势力就可以拓展到山东半岛的东头，这对扩充齐国的势力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所以，齐襄公准备先从纪国下手。

灭掉纪国，并非一件易事，因纪国素来与鲁国交好，纪国国君之妻乃鲁国之女，且纪国之前一直追随鲁国参与中原的活动。在郑国与宋国的对抗中，齐国支持宋国，鲁国支持郑国，结果，郑、鲁、纪三国联军大败宋、齐、卫、燕四国联军，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齐与鲁、纪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齐国欲灭纪国，鲁国似乎不会袖手旁观，如果鲁国参与其中，谁胜谁负，那就很难说了。

齐襄公深知这中间的利害关系，于是采取行动向鲁国示好，修好与鲁国的关系，以求达到齐国进攻纪国时，鲁国保持中立而不参与其中。与此同时，齐国派兵驻扎在齐纪边境，一来进一步对纪国施加压力，二来试探鲁国的态度。

纪国在齐国的强势压迫下，向鲁国寻求庇护。而鲁国与齐国刚修好，不便与齐国马上翻脸，但也不愿就此看着纪国被齐国消灭。鲁庄公又充当起了调解人，于周庄王三年（前694年）春，带着纪国国君来到齐国的黄地与齐襄公谈判，并签订了休战盟约，史称“黄地之盟”。

“黄地之盟”并没有削减齐襄公灭纪的决心，反而还加大了对纪国压迫的力度，



鲁国见自己再一次被别人扫了面子，便与齐国翻脸。是年五月，齐军入侵鲁国，齐、鲁两军决战于鲁国的奚地，结果鲁军大败而归。

鲁桓公自奚地之战失败之后，再也不想与齐国为敌，于第二年春天，亲自携夫人文姜到与齐国交界的泺水与齐襄公会谈修好，签订修好盟约。此一去，有分较，导出一件天大逸闻，惹来一桩滔天大祸。这就是：

齐襄公淫乱丧伦，鲁桓公命丧黄泉。

狗男女遗下祸患，后代人结怨百年。

原来，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襄公同父异母之妹。文姜生得面如秋水，貌若芙蓉，国色天香，乃一绝世美人，兼而通今博古，颇有文采，故而号文姜。

齐国世子诸儿，也就是齐襄公，本是个嗜酒之徒，与文姜虽为兄妹，但同父不同母。诸儿长文姜两岁，二人自小在宫中一起长大，一起玩耍。文姜渐渐长大，出落得如花似玉，亭亭玉立，是临淄城出了名的美人儿。诸儿也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已粗通男女之事，且又举止轻浮，见文姜如此才貌，每有调戏之意。偏那文姜生来妖媚，是一个不顾礼仪之人，语言戏谑，及至那秽亵之言，全然不避。诸儿身材伟岸，粉面朱唇，天生的一个美男子，与文姜倒是天生的一对璧人，可惜两人是兄妹，不得配对成双。但两人常在一起，并肩携手，耳鬓厮磨，仅碍着左右之人，单少了同衾贴肉行那云雨之事而已。齐僖公夫妻溺爱子女，不曾防得此事，以致儿女长大之后，惹来杀身之祸。

齐僖公在世之时，曾欲将文姜许配给郑国太子忽，遭到太子忽的婉拒。文姜闻太子忽不允婚事，心中郁闷，染成一疾，暮热朝凉，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诸儿以探病为名，经常闯入文姜闺房之中，挨坐在床头，将文姜身体的上下、内外抚摸个够，恰同一对小情人，只差没有淫乱。

一日，齐僖公偶然到文姜处探视，恰逢诸儿在侧，见二人神情有异，责备诸儿道：“你虽为兄长，但礼仪所至，也当避嫌。今后只能遣人前来问候，不必亲自到此探视。”

诸儿唯唯而出，自此两人相见渐稀。不久，僖公又为诸儿娶宋女为妻，鲁、莒两国俱有女陪嫁。诸儿爱恋新婚，与文姜之情也就渐渐疏远了。文姜深闺寂寞，怀念诸儿，病势愈重，但却只能藏在胸中，难以向人言状。

后来，齐僖公将文姜嫁给了鲁桓公，才暂时斩断诸儿、文姜这对兄妹的孽缘。